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戌朔

系原本無朔字今據李重十朝綱要及錢氏四史朔閏考

增金人破檀州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

遼史地理志檀州武威軍下刺史屬南京道本燕漁陽

郡地隋開皇十八年割燕樂密雲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復爲檀州遼置

今軍號此皆晉路契丹山前八州地也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黏罕所言告童貫驚

曰金人初立國邊頭能有幾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

擴曰此虜深憾本朝結納張毅又爲契丹亡國之臣所

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關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

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案三朝北盟會編係成

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節答語錄呈貫大驚

日金人國中初定些小人馬在邊上怎敢便做許大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僕日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大王勸大王三路擒
十萬人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預知此意在京師又勸
論金人已擒天祥事保州所申乞急備邊於此賊深懷
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皆某預知之變大王
張毅之憾爲契丹亡國之臣激發必生不測之變大王
皆不信之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無備踏足走入來大
王急須作隄防貫雲我自得兩茹越寨所申條畫事件
卽行下太原眞定中山河間燕山府路今分定策應牽
制路分及令郭藥師排辦軍馬出城下寨今若合太原
府路軍民兵義勇膽勇義勝軍等須有數萬人我已合
發贍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代州近城踏屯十萬
人寨地昨又會擺拽羅兵莫他得聞如此聲勢亦未輕
易入也

金人破薊州接伴賀正旦使吏部員外郎傅察
爲金人所殺先是金人未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迓使
人於薊州玉田縣韓成鎮察至界上虜愆期不至幹離
不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
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以兵脅之亦不顧虜酋曰我
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

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

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自死而已膝不

可屈也虜酋大怒仆察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

月金人分道入寇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

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

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

是幹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之軍寇河東陷

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

使來聘初日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日

賀天甯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披敵而虜亦因

以覘窺道路使我不疑及三使北歸未禮部郎中陳瓘

為送伴使至境已宣言大舉公為掠奪無常儀獨懼

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五百人亦叛粘罕由是

中國虛實又見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粘罕由是

宗彥余觀蕭慶力勸以南朝可圖仍不必眾因糧就兵

可也粘罕遂決意入寇然尚未顯然淪盟故事令吏部

員外郎博察為接伴賀正且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

寇送執察等責合投拜自副使蔣璠以下皆羅拜臣服

察獨不屈全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酋日我以南朝

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日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

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

賈欽台通監受扁合甫卷五十一

設我惟有死而已滕不可屈也大酋怒執而殺之陷
州薊州據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破
薊州封氏編年日金國二太子幹離不攻破薊州至玉
田縣下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博察等逐使裔之使降
數以朝廷擅納叛亡招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與
師問罪爾若歸順當大官賞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蔣聖
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違背遠銜詔旨
接伴來使非見貴國主豈可屈膝況察與太子俱王人
也若欲察拜是太子潛逆不道苦逼不拜乃見殺靖康
小雅曰公詩察宣和七年冬金人未輸盟也朝廷以故
事遣公迂賀正且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鎮公至界
上胡人輒愆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二太子擁
大兵遮至故公等責合投拜自副使蔣聖以下皆羅拜
臣伏公獨不屈胡人以兵脅之公亦不顧胡酋曰我以
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公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
戴胡歛敗盟以爲兵端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滕不
屈也酋大怒因害公嗚呼方賊之始至也事出意表莫
不錯愕失拮望風竄伏公獨雍容不憚一死以爲忠義
之謂可不紀哉詩曰貪胡寒盟兵忽踰塞公恃漢節近
客於界控絃放來莫不震駭明雅桀鷲自矜強大公誓
不屈有死無拜殺身成仁播美千載宋史本傳曰公誓
字公海孟州濟源人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
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隄往見將妻以女拒
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承平瀋川丞入爲太常博士

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延未之知也察至燕問金人入使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使人館疆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送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師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日爾尚欲還朝耶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捱之俟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願反覆論拜白刃如林或捱之俟地衣袂顛倒拜可得耶庵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間之必大戚苦萬一脫幸記吾言告我親使知我死國少終其亡窮之悲也眾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衛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產輩歸皆能道察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言溫色遇亭

若無所可否非其意舉然無可犯括於勢利在京師
人鼎貴罕至其門開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
舉舉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未文公四朝名臣言行積錄
曰公諱忠肅字公晦宣和七年十月以吏部員外郎借
宗正少卿接伴金使行至境上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
乾道中累贈少師公與蔣靈同為接伴遇虜酋靈等皆
拜公獨不屈據北盟會編察與靈遣接伴正旦使係十
月紀事不載遼史地理志薊州尚武軍上刺史隸南京
道唐開元十八年
立此名遠仍之

壬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撤離榭至太原出所齋書說張
毅渝盟等事及大國相已興兵其詞甚倨童貫亦厚待
之曰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撤榭曰軍已興何告為國
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
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
本朝之力今一旦失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
積之國亦稍飭邊備安能遽侵撤榭曰國家若以貴朝

可憚不長驅也移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速割
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
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參謀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

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

月三日大金弔伐錄云天會三年冬與宋奄人河北河

東陝西宣撫廣陽郡王童貫書曰天會三年十一月三

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

宣撫郡王閣下旣憑來信復沐使音未字結納之誠難

避重煩之謀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

不互相容會須至爭戰夫如是則豈惟苗危轉甚更恐

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報蓋以宣撫郡王所

爲結納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在

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推必謂

議以盡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寧若酌

中兩便爲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
更獲兩下益固權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始終長守富
貴民賴其善爲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
日朝廷限以遼爲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爲前
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評議一定律正嚴發仁膺多
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哈美專奉書兼

述不宣又牒文牒南宋宣撫司問罪係天會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即前書所謂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也此
牒係茹越寨申報見大金弔伐錄今附已未日紀事蓋未
外尚有檄文亦見大金弔伐錄今附已未日紀事蓋未
見此檄故彼注云云牒日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
司近差甯昌軍節度使蕭慶貝勒色喀美專往理會所
索戶口事所準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
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曠辛與宗所說與上亦同
往者大宋與遼為鄰也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獲願足
遜辭添納百餘年聞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想
坊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
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
宋遣使請雪前恥出朝延以恩化為務親幸幽燕才下
全燕即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
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聖皇帝咸誓手書
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久致信約何期立諭盟誓手書
稱詔搆我邊京使為叛亂賊殺宰輔邀回戶口聖上以
含容為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會尚自不知悔過及
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欺為此依準所降宣旨移牒
回取確實有無歸還卸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
期縱驕誇謾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
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何為此橫暴顯然
慮空逞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違

晉收復元陽京鎮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
公文器具如前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宣撫使同
美等前去事須大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同
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其一聽命
無違公文回示仍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
約如或難以依應即請期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或
住滯以至別議施行謹離以上書牒兩道並據弔伐錄
各本無此色時美即撤離紀事五年作撤虞母釋音
各異故也茅齋自序日擴歸次日代州關報金國元帥
府差使副撤虞母王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充
館伴出所齋軍書說納張毅滄盟等事及傳黏罕已興
兵意極不遜貫亦厚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
何故便有此事耶微盧母云軍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
儒云若是急著手腳好商量足可相應撤虞母等起歸館
館伴去說話有事但見論足可相應撤虞母等起歸館
起更不須商量元帥國相舉兵之意何也撤虞母云兵已
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戮人民只是傳檄撫定彥通答
云兩朝許多事講好更便不通些耗便起兵來是甚道
理介儒云只為貴朝失道所以致得如此僕答云兵
凶器天道厭之貴朝吞了契丹許多國土亦藉本朝壓
勢方能盡滅之今且一不願已前契丹善好便先舉兵
不道南朝許大世界軍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略行更改
怎容易近得不過虜掠得近邊些小民戶御日後干戈

列子其金其利其利
先王
王

幾時定得撒盧母云元帥國相若怕賞朝事力時卻不

敢便入來也如今散書將大到來承宜亦須見俚介

云事已如此自家憑道裏關口做甚承宜若能勸重

王急行奏請只且割與河東北路地土以大河為界

存取大宋宗廟社稷御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

易看來貴朝聽狂悖之謀卻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

但恐後來自被禍患不小耳鐵盧母笑有自得之色

通同僕出館歸宦撫司具告重賞賞賜令產通與僕

列衙供狀連夜請奏與參謀宇文虛中機宜范訥并

王雲宋通彥等赴闕稟議是日擴見贊或幕下謬議之

議若果退則使黏罕知不出劉彥宗等所料氣勢愈張

必難制過遂具一劄子論粘罕緣劉延慶軍敗繼有張

乃敢渝遂聽劉彥宗余觀蕭慶裔語乘我邊面空虛

一應變力為措畫禦捍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路則忌郭藥師下常勝軍勇于戰關二則河東河北兩

輕出戰四則忌選賢能兵將頭項選相策應待其退

回前遊後擊此四忌也其幸則一幸大王退避諸將無

統軍民喪氣不能更相應投其二幸我區別歸朝官不

北河東兩路重兵遮護本其三幸我區別歸朝官不

用河東兩路重兵遮護本其三幸我區別歸朝官不

安軍界有城樂但廣信一車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

萬一常勝軍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勝犯於太原長驤
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速移司入真定府與太原鄰路
足可相爲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
人慣熟守禦金賊雖入境決不敵率易南渡兵法攻者
常白勞守者常自佚決可挫銳兵于堅城之下矣投
之貫笑云許大緊急大李此公突易入讓狀僕答曰大
王任國家許大兵柄不待于諸路雖天下亦親以重輕
當此緊急報國之時在大王不得勉之況交結女真
恢復燕山之事乃是大王經手今有此窟籠卻須大王
與補了不惟在別人不知金人請爲不能補得兼不得
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係國家利害亦係大王一身利
害乞大王深思之無惑眾人苟且之議貫陽應甚好來
口且過真定府其實欲遁矣既出孫渥握僕手呼曰子
克奈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見土崩瓦解適有闕報金人
已打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剗草示渥
曰若能如此行之則何以加諸第恐後真定府議論甚
司見僕皆稱曰聞得廉訪力請大王守真定府議論甚
妙僕因謂兵家貴知己知彼不可見彼成勢不便自
再見童貫稟宜早過真定恐不測燕山路軍馬事逼貫
大怒叱僕云爾爲家小在真定保州故要我去真定只
是要我去保爾家小也擴心知其是爲機幕所奪懼欲
遁乃答曰大王既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患難緊急誰
願隨大王入京然不忍大王失此名節掃地爲眾人墜

翁殺去也賞良久復云爾豈不知我隨行無兵如何禦
此大敵僕對以大王若果至真定府何患無兵不惟諸
處選別儘有可用軍馬廉頗思用趙人如河北路民兵
足得調撥使用宇文虛中曰向日燕山之路者豈能比廉頗
往往舉城樹哭官員部押有自戕于路者豈能比廉頗
時耶美曰前日開拓燕山塚久來太平軍民不憤調發
故有惡怨今日則番騎入寇誠不預借鄉土營護骨肉
此人自爲守戰之時豈自當慮倘少加總統盡係死戰
之士貫劉侯搔耳日安得三萬人與馬宣事卻須敵得
一抽侯答曰若大王果能付擴三萬人則便有十萬軍
使用于是差僕專往中山眞定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
專一統制當日代州關報金人領來大軍與使人同發
直簿馬邑

縣而營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

復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造李用和來告慶給言于
上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雖謀言不一
而信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
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還金國擴等至境點
軍嚴兵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趨擴等庭參擴等力爭
不可皆拜之如見金主禮首議山後事點罕曰大聖皇
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數不謂貴朝
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謀追還第以虛文

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曠曰本朝樣譚猗味大計程從張
毅之請上深悔之願兩相存善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
交蔚應州飛狐靈邱兩縣結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
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別削數州來可贖
罪也曠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貫貫驚未
幾金使徹盧押王介儒來且言張毅渝盟其國已與兵
曠曰兵凶器天道厭之況南朝百年積累之國若稍飭
邊備豈能遠侵敵離押日國相若以貴朝爲可憚則不
敢長驅矣若勸童大王割河東河北以太河爲界用存
宗社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其屬宇文虛中等
遁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論意孝純曰金人渝盟大王當
會諸路將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
河北亦豈能保貫怒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
留貫置帥臣何爲孝純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
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以死報國止欲
幸頭鼠竄何而目見天下士貫翔日遂行原注金人渝
盟上之所恃者童貫而已貫先逃歸國何賴焉貫本庸
繆因京爲助遂罷兵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旂鼓進
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
士不用命屢見敗衄貫之再行纔見虜勢拔猖卽行退
遷謫國之罪莫大于此觀孝純之言忠貫日月其許國
之心亦見于此矣據宋史月日並同三朝北盟會編曰
七日甲辰童貫與參議宇文虛中樓宜范訥王雲編曰
通等謀赴闕稟奏初七日早衙貫請太原張孝純并乃

子機宜浹而瀾當急赴一稟議事已令劄送照會一面
差官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然曰金人已
渝盟入寇當在大王河東路棄與賊河東既失則河北
若去人心駭散是將王駐司亦請戰未必賊金便能破
如豈能保耶且乞大王聖人亦請戰未必賊金便能破
也貫怒目願孝純曰貫止是承命宣撫不必職事且須勉
宣撫司駐此經營御要帥臣做甚此是公職事且須勉
力貫到闕稟奏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貫留此
兩無所益孝純憤然起退至機宜位中既掌大呼曰尋
常不見童太師做許大模樣次第到臨事卻便如此畏懦
更甚節操因顯乃臣當為國家捍禦患難一向只思走竄
是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懼我為備且守秦
條必欲雲中不以謀言為奸辭以入我然謀報已詳而於
但欲雲中守乃召肅山一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
太師八月二日召肅山一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
稱冬開要犯南界韓太師入月三日到雲中府交納
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開要犯南界韓太師入月三日到雲中府交納
遣小使來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報上童貫事則曰
莫是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即馳報上童貫事則曰
行時宜和七年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傳其屬同
小使迎貫於真定小使及見貫則曰中國違盟本朝方

平民伐罪國相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然怒耶
告他始得貫失措不敢詰電勉至太原又倉皇發小使
諸閣下貫亦因還黏罕兵已入境破折代矣茅廬自
東過真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甲令
委州縣取破碎舊甲併上聯緝無慮日成數百領月旬
之閒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內選擇可得千匹一乞委逐
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入有
武勇者激勸編之行伍使爲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河
州軍厚加給餉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徑路發赴河
東河北使助守禦一乞將那勝捷軍一千人付某充衛
兵以爲招置軍馬之木一乞不測虜人南渡邊防失守
則循唐故事奉大駕人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克
復貫書報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撫使蔡靖都轉
皆從之

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官沈瑄等金人既得契丹
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主之雲中之
西北黏罕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
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爲

不實則乞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伙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爲忠信無比又羣小但取於動中外觀聽故終不爲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反中國亦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旣點集藥師亦點集貫旣在外攸告於上者惟仗藥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略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綴上之皆不省幹離不以兵入藥師初出未戰而張令徽先降藥師因亦降遽回燕山囚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策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自郭藥師叛以下據北

征紀實兩篇所載剛修增入案朱勝非秀水間居錄口藥師本凶狡叛歸日久不改左雜議者謂其必復叛去惟燕帥王安中副帥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瑒黃翼等庇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丹舊將官在藥師上至是反爲副快快不不言行乘惡藥師亦憚之宣和七年秋王安中召還但薦令徽遂除節度冬金人寇邊藥師率兵去

燕七十里與令徽分兵禦之既接戰藥師猶與馳逐令
戮則撲鼓滅旗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師馳還執郡僚
年劫其家以降遂導金犯闕許採陷燕錄曰宣和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犯檀州陷之二十八日早燕山
府始聞是日又陷薊州郭藥師已屯兵東郊者二十餘
日保和殿大學士蔡公靖往見藥師既回曰汾陽似有
懼色十二月朔二日藥師欲迎敵余力於蔡公處言且
令郭公依城下寨不可遣張令徵劉舜仁偏師以往郭公
之去使勝益驕不可制不勝則一敗塗地燕山公
矣又古北口泊居庸關或以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未
然翌日復謁藥師余以片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未
年因家信奉呈已而鈴轄李振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
敢留藥師云他已作去計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軍而
後行初六日至三河者縣名在白水之西金人已
在河之東疑藥師軍未敢進藥師之兵戈甲鮮時隊伍
整肅是夜分後藥師率馬並進色未辨已渡白河而
金人初見藥師軍亦懼二太子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
拜號令諸部即犯藥師軍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卻是時
兩陣東西相對藥師從南面往幹離不與令徽奔仁適
相值藥師乘銳東去塵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而令徽
先自遁藥師離不力追之已而舜仁亦遁藥師已北而
寨凡數處竟無火以焚其壘或謂藥師日頭重矣藥師
遂回初藥師硬軍三百人其所餘一百二十人而己其
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

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
令徽至已而舜仁至抵晚藥師亦至三人者願沮喪互
相詛誦是夜把東北門者刺史皇賁也乃陰遣人告郭
離不開門爲內應仍云不知太子要生郭藥師要死郭
藥師已而汾陽知之謀皆出令徽舜仁也遂令儒林郎
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
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
運又云亡遠無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又云宋主
載嘉泰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
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因獸之猶關又云昔也東征雖雷
霆之怒敢犯今焉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記是
日視略常勝軍欲變余言之蔡公頗以爲疑而運使
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而遁廉訪梁競極力助之蔡公
以問余余曰大學是守土臣豈可比他人自當以死守
之兼大學率諸人同行各有眷累今南自盧溝敗軍滿
野此曹無以洩發甯知不要我歸路乎公曰靖之意正
如此是夜頤浩競輩互以言榮或蔡路公而安撫可勾當
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之言願浩競勸之成余曰唐室
之亂如李郭諸將留地勢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
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勢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
言非是萬一焚或令公行他日必有以公先動爲言而
責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賊彼
知公劫眾以遁藥師輩因藉口公之罪曷所逃也蔡
公深以爲然願浩競輩乃慍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

不然遂爲二子搖奪使蔡公果從願法等言率眾南奔
是沒之死地爾蓋常勝軍泊鄉軍之敗盤泊靈溝涿州
之間積怨無以泄其怒虜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
其行豈有噬類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傷略相當
金人亦不知所以勝而常勝軍官有密輸款者由是藥
師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
公呂頌浩李與權沈瑄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曰相公欲
就坐乃曰耶藥師實不自決爲軍官奪去已而藥師同諸公
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軍
食糧敢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
上域雖諸驛當直人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遣之而
不畏法者自苦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蘄州逃卒分俵
諸驛都未能變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
數馬之類頃刻無遺矣

丙午幹離不至燕郭藥師率眾郊迎之還謂蔡靖曰太
子有令南官不殺悉令出降靖曰旣就執矣尙何降也
後兩日幹離不遣蕭三寶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
太子語君勿恐祇坐南朝渝盟耳遂入張毅并納叛人

歲幣事其閒語多指斥眾不忍聞且曰太學南朝賢自
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
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原注已上並據
語多指斥眾不忍聞以沈瑄南歸錄增入案續宋編年
資治通鑑幹離不軍至燕山河令徵通歸藥師論靖降
徵出門爲備藥師戰於三河令徵通歸藥師論靖降
曰誓天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眾共抱持之未
幾幹離不至葉師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
置軍中初蔡攸童貫力主藥師謂可任邊事楊時雍得
其通余入書繳上之亦屢有告變者皆不省至是果叛
報至京師方議封藥師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
世守而燕陷矣幹離不克圍中山府度禦之據三朝北
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度禦之據三朝北
會禍係十日離不邀蔡公已下官日於毬場相見令東向
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大皇太子乃議與幹離不相見
禮公曰本朝之禮羣臣見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國
與本朝講好累年靖等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
曰大學拜於階上餘官皆拜於階下太子答拜而
止明日幹離不蟾日破燕得一賢臣欲用之如何蔡公謂
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臣欲用之如何蔡公謂

對曰靖爲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
待將金國壞了耶願恭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
而智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
謂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
象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
謂身已屬金國得之安用否靖曰靖之不屬金國靖心
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亦笑曰不屬金國靖心在太子果
太子所能在太子然靖亦笑曰不屬金國靖心在太子果
死爾所等能制耶內等亦笑曰不屬金國靖心在太子果
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庠杜時亮陳傑以隨軍初幹
難不與劉彥宗蟾日國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彼
中正爲金人所困景州守吳震由海道是時涇州守郁
公幹倅會評率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
遁順州守林良胘倅路擴趨燕山涿州守葛達於此先
遁易州守黃烈隆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
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詵侯益倡之童貫蔡攸輩和之
朝廷既以爲然遂遣馬擴王襄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
契丹連年用兵及敗契丹以燕山府遺我皆童貫之始
謀也由是金人叛中國謂有德於我故駛望焉遂致燕
山之禍云沈瑄南歸錄曰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
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曰兩朝結爲
兄弟使靖等奉使以往亦當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
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

與國王議國王先請靖相見云恐見太子不拜成煩
靖出藥師曰大學與監司拜於殿上眾官拜於階下
猶未肯呂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紇于馬首請至東都
如約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議靖和靖不借兩拜遂
出見靖居前見監司次之眾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
國皇帝令赦罪又兩拜訖靖與監司升階眾官皆立階
下導者合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呼靖使
前不知問何事既退使王洵來傳語靖曰講和事將取
文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靖及眾官至府及南門外令
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及茶鹽司勾當官杜
時亮從政郎監稅陳傑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喚或得
州府留用餘官並依放逐便令臣等歸少時與靖別告
之云自燕山三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路使之招誘
州軍或留以為用乃瑄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
者惟大舉與瑄大學地日得見主上當為某明之若某
先得見亦然是在都統營臣在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
浩國王營與權太子瑄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在諸營願
留守營時亮等在都統營臣在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
之內地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
東者約十餘萬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
亦聽久之倉廩不足以飢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

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州忻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下令兵不入

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朔州守將孫翊出戰勝負未決義勝軍開門獻

其地進至武州義勝軍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

州李嗣本率兵拒守義勝軍擒嗣本以降安撫使史抗

父子迎戰死都巡檢李翼屯等縣拒戰不屈將吏皆遇

害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

遂下令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太原帥張孝純以冀景

守關景辭不許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守忠至關

開關以獻景奔還黏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甯府孫翊

來拔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日賊已在

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日但恨兵少耳乃復

引戰金人大沮黏罕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

皆降原注金人以幹離不據燕山以圍入攻河北以黏

罕據雲中以圍入攻河東然黏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

幹能武不越三鎮直犯未盡得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
得鞏武所應四州而燕門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
備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爲新邊焉離不乘隙可
也故新造鞏幹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河東河北已非
入焉始鞏幹志以不鞏幹之雄向且遠遼母使夏國
有直造京闕之志猶不鞏幹舉況幹離不才居鞏下
許割地以爲牽制犯未鞏幹舉況幹離不才居鞏下
豈敢直越大河以犯未鞏幹舉況幹離不才居鞏下
重兵在并州鞏幹由雲中入侵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
虛河朔無備可因鞏幹以爲牽制也故鞏離不信而行
之是歲入侵中原功居鞏幹上其爲藥師之謀明矣初
黏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慮家計寒難
取分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觀日今日至代州
並無一人之戰夫何代州三日而陷石開關以迎金兵如
原久不知兵內無賢相外無猛將束手無措坐視中原
淪于夷狄生靈塗炭可勝哀哉據三朝北盟會編曰九
日丙午黏罕兵至忻州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大會編曰
孝純謀所以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辭以兵
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取
守忠部兵入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
得已而往使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軍馬則
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軍馬則

金不能犯闕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統取其半或有
不願借者而守忠兵恣橫奪不能制取景等覺有變
領視隨人等棄關潛走守忠至闕果敗而麻之景聞守
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十七日甲寅粘罕圍代州巡檢使
都巡檢使李翼死之武翼一年十二月七日西路都巡檢使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七年卒日虜既陷代州則遣李嗣
下翼屯崞縣為賊所圍十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九
本降翼翼射卻嗣本帥士果十七日忠殺都監張洪輔
州人有異志翼欲圖之未遂且以力不能敵折可與知
夜引賊入城翼挺身搏戰翼怒不屈與將吏折可與始
國與兀室郎君必欲臣之劉子英監酒問誠同被害始
縣李聳縣丞王唐臣縣尉劉子英監酒問誠同被害始
虜人以翼等徇崞縣尉劉子英監酒問誠同被害始
而遁翼臨誅南向呼官家忠通衢翼痛誦忠司奉便宜
黷陟奉聖旨李翼特贈武德郎金節要日粘罕自雲中
向懷仁河陰將寇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日
計寨難取乃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觀日
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
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命於賊析州石嶺間風
皆叛於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於賊析州石嶺間風
中國之心矣秀水閒居錄日契丹將寇太原粘罕始有易
者據雲中代州副帥王機請招納久之不至金人董驪兒
始歸款朝廷以數十萬眾來附賜名才後更姓名趙通

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未金虜犯邊首亂晉州

即叛去河東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

京師朝廷失色編自十月未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

人經營南下之警連日疊至蔡條北征紀黃日金人既

得虜地因分兩道入寇燕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主之

雲中外地西北則蔡靖屢密奏凡一犯盟自秋冬深報甚

密廷若不以爲實則乞賜重行衛管然終不報彼亦豈

集藥師亦點集聲甚振鄉兵在天甯人使還送伴官奏至謂

藥師點集威聲甚振鄉兵在天甯人使還送伴官奏至謂

行逼大金使人輟重車鄉兵在道者皆全副披帶躍馬而

揭人之而去金人莫敢較又有鄉兵遇上以槍直取其羊於

使師之爲之恐悚斂馬避道於是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

而犯界密報至十二月月初欲恭謝而大兵人界報又蒙

至皆相實之亦無他但曰恐壞御恭謝其實滯內外觀聽

彥因共請奏不知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

月九日也恭謝以是日而後畢此報一出人情凌已惶

政矣然二相執政其匿之則又七日外人但見都堂敘
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童貫自太原還回
於是中外判然知爲北方事作矣又十有四日時已報
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惡少間而封燕王張令徽郡王割
議降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金虜節度王張令徽郡王
燕地與之使世守然而無及矣石門鎮野狐關古
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城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
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擅順景藪聞聲皆叛警報惶
矣

辛亥幹離不引兵向闕以郭藥師爲先驅幹離不令所

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

疑不自燕山舉兵南寇合郭藥師將千騎爲先鋒初金人

行又益以千騎令三千騎合郭藥師將千騎爲先鋒初金人

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

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

省詹度又言藥師善視非常趨向懷異逆迹已萌凶橫

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引兵向闕

都轉運呂頤浩以幹離不引兵向闕及頤浩置軍中以行

於是燕山所屬州縣盡爲金有既得藥師
盡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乙卯

翰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日十月二十四日辛酉河北舊沿邊州軍多係景德年就陞城

奏樞密以張形勢控制點虜今燕山已定舊邊悉成內

塞爲之度安肅軍改爲安肅縣知縣事兼永甯軍使錄

地今相度安肅軍改爲安肅縣知縣事兼永甯軍使錄

保州又十一月二十八日蔡攸議廢安肅保信二軍復

爲梁門遂城縣在祖宗時建二軍并保州大牙相制易

州以世時綱梁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最爲險要昔澶淵之

役世時綱梁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最爲險要昔澶淵之

廷之議惟務進護方示人以開殺乃謂祖宗昔以二縣

建安肅保信軍者所以控扼易州一帶今既得燕山而

景勳爲外藩則安肅保信在內地無所用之當廢徙樓

檜毀棄之除適會幹離不既下燕山以資救之姚梁者

類如此宋史地理志保州安肅軍屬河東路保州本莫

州清苑縣達隆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建爲州改

和三年賜郡名曰清苑安肅軍本易州遂城縣太平興

國六年建爲靜戎軍折易州遂城三鄉置靜戎縣隸焉

景德元年併縣爲安肅軍宣和七年

年廢軍爲安肅縣知縣仍兼軍使

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

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論此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

十一日戊午三朝北盟會編曰朝延間賊馬遜近命皇

太子為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有司已擇矣朱文公

日皇太子視開封府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朱文公

四朝名臣言行錄曰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延日謀避狄

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李公綱與給

事吳敏厚夜過其家日事急矣建牧之謀其留守手東

宮恭儉以守宗社可也而建牧非也巨寇猖獗非傳以

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曷不為上言

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

建號不足以及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

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

師宗社底甯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

非發忘身徇國之心孰能任此教選日求對具道所以

徵廟感悟歎息敏固言李綱之論有旨召公赴都堂稟

議公遂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國家閒暇之時與

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必假皇太子之位號使得為陛下

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則天下可保

也仍刺臂血書之而內禪議遂決文獻通考卷六十三

開封牧尹宋朝不常置太宗真宗皆當尹京後親王無

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議向之事中都

續資治通鑑長編合補

卷五十一

左

之三十一

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奉旨

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轅下建隆以來為

要制之任崇甯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

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又四朝志曰尹以

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為之

翰林學士及礮學上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以河南府

為西京應天府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皆置留守崇甯

中蔡京奏京畿四輔置輔郡屏衛京師以潁昌府為南

輔襄邑縣升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濱州為北

輔知州事兼都總統並依三路帥臣法皆舊制也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賜以排方

玉帶排方玉帶非臣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以小殿直

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我要阿

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時已

有內禪意故踵前跡而有是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子環龍非方玉帶靖康要錄曰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

子環龍開封牧二十日差內侍梁邦彥僅押賜皇太

子環玉龍東帶一條不許辭免葉夢得石林燕事曰故

帝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甯中收復熙河百官班

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荆公且使假以入賀荆公力
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退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
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
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為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
力辭乃乞琢為方圍蓋是日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
排方玉帶非臣下服也
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
云攻之不克地理志曰中山府太平興國初改定武軍
節度使本定州慶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
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甯八州政和御筆後苑造作
三年升之為府改賜郡名曰中山府
生活所自元豐置造及久來置局所合存留外餘本所
供奉局合罷歸本所良巖官吏等並罷歸延福宮本紀事
卷百二十八案宋史本紀亦係兩長周城宋東京考後
苑造作所屬內諸司掌園圃池沼臺殿種藝雜飾及天
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工巧之事又引通攷曰崇
甯後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主至于土
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人元豐官制既行寢祿廢
嘉祐治平已優京更增給食料等錢于是費用寢廣其
後又有應奉司御前造作生活所營繕所蘇抗造作局
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牽皆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

網一石之費至三十萬牟取無度民不勝歎李濂汴京
遺蹟志曰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于大內北拱辰門
外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為百司供應造作之所
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各庫並移他處

御筆神霄宮除依元手詔撥賜地土外餘並歸還原

來去處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

卷百二十七案十一月二十二日庚寅御筆可考陸務
觀老學庵筆記曰宣和未以道士劉知常所鍊金輪

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水鍊之
成金可鎮兵濊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大常

方議奉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入矣以上御筆二道紀
事係于方士艮岳二卷附見之其裁罷一切御筆已詳

附下日己未罪己手詔後其裁罷一切御筆已詳
詔詳見三朝北盟會編已附入彼注今不復載

宰執晚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紀事本末卷百
程史曰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苦宇內改過不

吝發于至誠其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
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滿五徹焚詞其間嬙嬙巨瑤但

聞禱焉聲而莫知所以蔡攸又一日欽宗即位實宣和七
傅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即位實宣和七

年十二月辛酉也其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

陽三五疑幾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皇誠
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
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
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將傳
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遐歸遠
順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福樂
如是賊兵偃息普率康富之後臣卽守心守道樂處閒
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更革竊伺舊職
獲罪當大已上新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
躬庶安宗社之基大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甯
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
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願告報臣誠
皇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據此是晚臣僚候對
不果召當或以此蓋下日晚卽召對于玉華閣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

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戊戌朔

己未手詔朕獲承

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

而過愆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

蔽導諛日間恩倖持權

案原本誤作時權今據東都事略及北盟會編改正

貪饕

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

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

枯竭

案東都事略各本酷權酷權均作商權

已盡而謀利者尙肆誅求諸軍

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

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

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謝

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

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

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

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

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北案

盟會編作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

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

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

兵勤王沿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

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

疆外者並不次任使素原本無使字今據北盟會編補入其尤異者以將

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

鼓

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爲名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

案東都事略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詔書並止此至文中字句亦互有異同諸局及西城所管

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百姓地土並給還舊

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

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

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道官及撥

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尙局並依祖宗法罷

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

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

料及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歸朝

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遺畫旨大理寺同詔

宇文虛中所草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實錄謂

編年係之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案續宋編年資治通

鑑羅花石劉及非泛上供並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

造局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較紀事尤詳且更有手詔今

并出此御筆手詔曰朕祗紹丕圖撫臨萬幾願德弗類

承性宗社付託之重靡遑甯居維子兆民是爲邦本比

年以來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合屢行然奸吏玩法而

眾聽未孚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過聽

妄議與作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

奪百姓無所不至使朕軫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

取信于萬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

額結絕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探斫

木植製造局所請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

租課內外修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姓者三省樞

密院條具以間夫民罔常懷于有仁朕於吾民每懼

仁愛之弗至一夫弗獲時予之辜播告之後咸聽朕旨

當口罷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若聖主字爲諱罷講

議司賣鈔黃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

拘收到元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按庭用度減從官

以上月糧及罷諸局以上並合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

路種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

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
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及教坊額外人罷行幸
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額外人罷
防非危急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
依舊送朝廷請照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違旨
大理寺同城西壁依元豐法修房廊民獄宮吏並罷
地歸京城西壁依元豐法修房廊民獄宮吏並罷
福宮寶彝宮官吏並罷依上清諸祥宮法施行擯芳園
所罷並歸龍德太一宮專法所擯景東園官吏人物並
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
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官
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告並口下罷

是

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
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
丹以爲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虛中
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
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
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

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
 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
 呈上令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
 司罷西城所罷六尙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
 于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
 中再拜泣下同列尙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
 寫敕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謄寫旅
 次印押付出于京城張掛原注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
後虛中草詔如內臣寄資等即不見在詔內蓋當時
亦有牛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案虛中所列止十餘事
而不下項指揮有數十事當為降詔時增入其內臣寄資
不見詔內或為奄人削去當非先已施行也虛中言北
伐之非在四年童貫出師時其劄子具載三朝北盟會
編及薛應旂通鑑今不別出其大略言今含恭順之契
丹不封殖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
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恐不可以禮義

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書下三省王黼讀之大怒。拈以
它事。自中書舍人賁集英殿修撰督嚴益急。嗣童貫以
虛中為參議官。當時初童貫得虜茹越寨之牒文及開
蓋與貫同還闕也。

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

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原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條此云檄書不遜所不
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案紀事于初五日王寅出金國

遣王介儒檄離榭齋書至太原並未載有牒文。今已據
大金弔伐錄原書及牒文附注其下。其檄書亦具載弔

伐錄今附出此原注云云。殆未見此耳。檄曰往者遼國
運衰是生昏德。自為我首先啟黷端。朝廷爰舉義師。奉

天伐罪。緊爾宋人。浮海計議。侯僭遠國。願割幽燕。歲納
金縷。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為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

即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為恩信。不為
多于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

毋令停止。亦不得開謀誘擾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
失。泊宸輿北返。幸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趁其姦

惡。忽忘前施之義。頓包幸亂之謀。違瀆誓約。結構罪人。
使團不軌。據京為叛。殺賊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

令納土。仍示手認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為寇場。
幾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護。更易姓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一

援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偽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
仁不恥于此無理辨此所以務必欲久通權好之故也彼
戶口之外一無所為隱諱仍多愈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
尚飾以爲辭終爲隱諱仍多愈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
賊出沒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
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
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在請別計議
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
廷言多侮謗陸果曾移文俟其改過終然不悟罔有悛
心矧又夏臺賈惟藩輔忱誠既蘇土民是賜而彼未人
驟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
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思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
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畫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
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
恩造下浹羣邦彼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
我肯致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詭詐其味干道與之朝廷
如廷所以甚者哉斯則非止豈期詭詐其味干道與之朝
朝廷所以罪也蓋聞自古所重慎者兵也兵而無名非
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
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宜命興師問罪東自南
京以東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況越告越
自滿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豕鬲已盜爲元首
因而熾其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己有

天命謂作虐無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
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爲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
舉邑以部以伍效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加恩撫立有
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彼役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已
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爲鑒昔爾反乎爾者是圖我疆今伐
宋是非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佶深
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止以黃河爲
界聊報納坂之由是知自黃河以來皆係我民夫入己
有之物安肯自爲殘毀再念其民居無道之國頓復重
役從來久矣泥遭奄豎要功喜事近歲而下苦于飛輓
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諭官寮其閉別
有牽迷枉陷討伐須議指揮到日就便遞相曉諭官寮其
耆老軍人百姓等指揮到日就便遞相曉諭官寮其閉別
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所部京州縣鎮村
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場山迎軍納款必加恩賞所有
各手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類一切如舊更不
遷徙仍具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
不在手簿獨錄寡以須爲急務內有存恤所據隨處關
之徵山澤之禁前來須爲急務內有存恤所據隨處關
敵仍仰所在官司開報所立狀申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
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立狀申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
條件出自至誠不昧其神理亦仰細省會兼已處分
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合仰李邦彥謂不若以
付逐處準此天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檄書進呈用激聖心冀得求言之詔亟下耳翌日早大

臣于宣和殿以檄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

晚間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此

據蔡條紀實收入虛中草求言詔乃二十二日進呈虜

檄書乃二十三日常求言詔雖已草定猶未下次日乃

下也蔡條又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通也無

上命而遠還宰相及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參謀宇文

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參謀宇文

虛中草詞大凡皆不正彙進金人檄書係二十三庚

申早是日晚決內禪二十四日辛酉欽宗御殿各本

月並河此時李邦彥恐虛中所草雖已騰寫或不亟下

故有呈檄之議皆二十二日早開所議事也是日晚召

幸執等對玉華閣宋史地理志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

聖二年四月殿成其東側有小殿曰疑芳西曰琮芳前

日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甯初復作大觀三年

徽宗製

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自太原金人又遣

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禮大臣自

見之於尚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不遜曰
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
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

案原本作蔡條當爲攸字之誤今改正

等俱失色

不敢答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又大言曰不過割
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
攸弟條說攸曰此覘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
人失辭而斬其使使虜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我
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李鄴上書
因其論強弱之情僞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
乞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
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爲金字牌子遂授鄴而去

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
云略同三朝北盟會編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李

事奉使回先是十二月月中旬閭賊馬逼近遣李穀借料

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與李悅等行靖康前錄曰

和然彼未肯從和因再遣鄴與李悅等行靖康前錄曰

知聖上繼明伐其始謀有求和之義偶逢鄴于趙之舍又

上郡漏檢知吾弛備遂晝夜一百五十里又曰李穀歸

自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

之爲六如給事薛應旂通鑑曰王成遣給事中李穀使

日南朝示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此與紀事作己未遲

至壬戌始行耳**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

官屬尋有旨幸淮浙原注宇文樛中承訓錄十二月

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曰或小事以

稍改之案承訓錄以此爲十二月月中旬事故紀事據以

月戊午皇太子爲開封牧然七年十一月並無戊午日

其一字當爲二字之誤蓋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北盟會

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

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運

寶貨爲東下計北征紀實曰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
藩鎮規模自異外無重兵不可失之季兄緒欲上言昔
瀆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走蜀因伏兵於穀灑道上適
爲我兵搜出此虜人已陳之蜀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
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亦必破況天子不乘
危且上兵伐謀今太上既將南幸爲新天子計不若行
狩陝西反據形勢以臨之鳩集藩翰大臣數道並進乘
我銳氣下兵以蜀收復此萬全也金人若犯都邑既掩
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傲而我必引而去重載而歸計
已四五月則天時地利彼俱不得必引而去重載而歸計
必一戰可破也都城爲患不過一火而已此癩疥爾雖
慮敵遇道險恐有伏兵則可從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
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般遇差數日間會兵而後
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至二十七日不得對
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東宮置師保官及僚屬盡
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
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僚上令取
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爲行宮使右丞
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爲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

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

無事祇須兩員給舍六曹台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

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于是止差

提舉事務官二員后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

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注此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

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

為恭謝行宮副使今附見于此案承訓錄所云白時中

等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為恭謝行宮副使此

當為內禪以後指揮蓋敏于是日己未晚對玉華閣始

詔除門下侍郎輔太子三朝北盟會編除吳敏門下侍

郎手詔附二十三日庚申即位後此時敏尚為給事中

兼侍閣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

庫是日召對於玉華閣下原注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

周城宋東京攷並云玉華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

閣下宣和殿後大觀初建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茂皆在而宣

諭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

案此二使皆本日所除三朝北盟會

編口二十二日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

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

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告又奉聖旨王蕃除

實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陝西

剛兵令王蕃限一日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奏事復退

選官具名申尚書省立吳敏前奏事曰願請上皇願羣臣少卻立敏曰金賊

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皇東

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梈守金陵敏率給舍詣

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西計何理此命果行當

死不奉詔梈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

益急敏于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

上皇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虜大入人情震動

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

原注時歸朝官在京甚眾案幼

原注時歸朝官在京甚眾案幼

老春曰曰京城承平日久富庶金人深入縱兵虜掠故其下樂然而來將犯京師數百里內居人皆避之強民乘勢十百為羣路途邀截劫掠或詐裝金人者有矣初得燕山燕人有來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謀居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將犯京師城中軍民呼燕人為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皆放還以三種人其守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敏曰自虜之入臣嘗私禱于宗廟昔者得于夢寐不知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西鐵籠罩一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在其間人曰上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者江南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諭所謂臣嘗以問客有中書舍人席益論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領首敏曰陛下既曉所謂臣不避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

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制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必達矣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長生大帝君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帝君旁若無青華帝君則長生大帝君何以能聖壽無疆青華者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中原自此數百年不爲夷狄中原數百年利害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虜至無益也時虜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爲期上皇嘉許敏遂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

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爲敏

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冀上皇或

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

庫

案綱過敏家所言具見四朝名臣言行錄已附入二

沈二鑑云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留邦彥語少頃

獨召敏與邦彥歎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

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認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

諭旨邦彥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爲陛下畫計

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

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易卿豈敢言原注或云內禪

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

禪事除門下侍郎亦在帖子上是上帝御筆案三朝北

承景命嗣守丕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肱之左右

盟會編二十三日庚申除吳敏門下侍郎手詔曰朕恭

延登時傑進與政機增重公朝用勸羣辟朝散大夫試
給事中兼侍讀吳敏德和厚受材奇編識慮高明卓
爾著龜之見器質靖重察然柱石之資再踐鎮闡履直
辭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視草有華國之文預大議于禁
中功歸社稷裁明詔于筆下意愛士民有茲不世之逢
蓋亦爲時而出宜亟躋于近列以允協于僉言處東臺
荒轄之司參四輔銓衡之任噫陳堯舜之孝弟是爲風
化之先合泉契之忠嘉更俟訐謨之告肩一心以佐王
多訓可特授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上皇曰不要稱太
上只稱一名目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日可敏曰臣適奏
過三日恐無及上皇旣輪甲子曰來日亦好卿明日與
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彥曰居禁中
恐終不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定大策恐
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邦彥曰
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相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今夕
鑣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爲奏乞宣他學士留敏議

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草种師道何灌兩制

案三朝北盟會

編二十三曰庚申种師道何灌除都統副都統劄子保

靜軍節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种師

道可持除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

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軍

步軍都虞候富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公事何

灌可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

統制封開國伯食邑五百事

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曰計已定只今日好

因出一帖子寘邦彥懷閒皆上皇親批合施行事如出

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西園

案龍德宮以懿親宅舊邸爲之擷景東西園卽擷芳

園號延福六位皆次第開拓東直景龍門西

盡天波門踞都城一隅焉見宋史地理志

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輒過者斬之類上皇皆自處分略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敏曰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

卿不須泥又曰誰草詔邦彥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詔卿須道朕不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意又曰朕此舉上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爲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小虜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牀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諸公如何又無語卽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可卽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曰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召皇太子及三衙并召敏敏承命以詔草進

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處曰改朕爲予遂左
書紙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禪于宰執白時中
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尾曰少宰主之時中久乃受
詔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請傳位太子不及召而上皇
疾作案畢沅續通鑑曰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
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教曰敵勢猖獗非傳
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
宗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
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甯天下受其賜矣
翌日復刺臂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
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
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是不孝矣上皇又書
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
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甯殿卽

位

案福甯殿卽延慶明道元年建東西有門曰左右太昭慶見宋史地理志汴京遺蹟志及宋東京攷同

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爭幾至氣絕既

蘇又前擁至福甯殿西廡下宰執迎賀遂擁至福甯殿

太子猶未肯卽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

案垂拱殿舊名長春常日視朝

之所也明道元年建見宋史地理志

已集日薄晚時眾議不候上卽位先

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羣臣願見新天子班

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

擁至福甯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殿

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耿南仲卽以詔召南仲至

是南仲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闔欲至福甯內侍

止之與爭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斂衽

曰容奏知少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甯南仲以詔宣

御醫敏以詔召宰執又以詔退羣臣辭以晚別日御殿

宰執遂見上皇于宣和還見太子于福甯皇太子既卽

位上皇命宇文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于內

東門一更後宰執請上皇降御筆以郟王楷管皇城司

歲久聽免職事并乞以王宗濂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

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指揮仍先出劄子付皇城司事紀

本末卷百四十六案以上云自翌日至此並二十三日

日庚申事靖康要錄日二十二日晚間分大內娘子用

侍官黃僅傳聖旨押皇太子入殿內嶺有快行親從官

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

殿住龍德宮甯德皇后出住顯景園改元甯德宮是日

給事中吳敏等日哺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

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

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涕泣力辭因得

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固辭不

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蔡條北征紀實日

二十三日早大臣于宜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滿無
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開來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對于玉
華閣而宇文虛中與吳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
伺候引虛中及敏對罷卻來相見虛中對次敏對遂及
禪讓上因留敏于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塞不省墜御
牀下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殿筆上以左手寫
共議一不再進湯藥俄少蘇因得舉就保和殿筆上以左手寫
曰吾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諸公
如何又不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某其
可即皇帝位子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敏
自拔今日不負朕可呼作禪位詔敏辭也時敏草詔
入進上手指其後曰自此袍稱子遂詔東宮來視疾至
則大臣當擗前論旨以御袍不敢當因欲疾辭且謂
受之不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欲疾辭且謂
召中宮至同加敦諭曰官家老矣當因欲疾辭且謂
也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淵聖皇帝初敏以知
建牧自以爲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成計謂必付託
辟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
之重然後可去故太上一切付之而後成計謂必付託
尤深善之遂得內禪

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
天地之靈方內又安二十有六年矣恭惟累聖付託之

重夙夜祗懼靡遑康甯乃憂勤感疾慮壅萬幾斷自朕
心託以大計皇太子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
于天下主鬯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
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卽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
聽裁決子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子體道爲心釋此重
負大器有託實所欣然尙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同底
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所草也卽以敏爲門
下侍郎初有詔集從官赴都堂問計敏卽詣閣門請對
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班方晨遂留立庭中請對
因言車駕當守宗廟不當出幸敏旣候對班退少宰李
邦彥爲奏敏宜召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
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卽皇帝位與此
同日辭應旂通鑑曰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

之意並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
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以
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
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
上聽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
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上疏曰太子監國禮之常
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
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
遂決是夕帝即李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具詞密禱辛酉
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傳位東宮四字
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以
上云云其所稱日與事與紀
事及各本皆異不知何據

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
武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
久之乃隱上初在福甯殿未知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
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效是日內侍傳言御崇政殿
宰執廷中聞衛士迎駕起居聲始相慶上皇將出居龍

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入對壺春堂

案李

京遺蹟志曰景龍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詔親

宅潛邸爲之及作景龍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

比對峙中塗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宮其地歲時次第

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擷芳園山水美秀林木鬱

茂猶良岳旣見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

延福宮也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願邦彥曰且力主張吳敏曰

言錯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眾襍至不可記

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有並稱嗣君者仍

密諭邦彥曰師成也上皇又詔邦彥曰人情頗搖稱嗣

君者可見翌日宰執再至龍德宮有執政附耳奏事上

皇者上皇正色顧宰執曰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

身大臣豈可如此道君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

西園少宰李邦彥爲龍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

西園少宰李邦彥爲龍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

門下侍郎吳敏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又卷百四

御垂拱殿見羣臣與此亦合附耳奏事之執政不知何

人各本不見此宋史宦者梁師成傳云鄆王楷寵盛有

動搖東宮意師成能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

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于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

疏其卑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此時臣者表裏相應力

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卽正典刑

金人犯慶源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

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日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

道出陽武縣知縣蔣興而兵力不敵死之攻陷信德府

執守臣楊信功三朝北盟會編曰二十五日王戌金人

陷慶源府二十七口甲子幹離不至信德府見城壁不

堅守臣楊信功但杜門不出師金人遂鳴鼓而攻合呂

頤浩等親自立觀不移時而城遂陷執楊信功等出劫

維不登城撫諭居民破之初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

其金人所管地分殺甚眾漢兒契丹等微取

財物而已郭藥師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或問何往

則云我輩人京素無乃心復來歸朝人以爲然或依舊

德府軍中太史占帝星復明非前日之寅頃之不發信

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龍德宮太子卽位軍中大驚猶

際未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左

有備言汴京富庶及宮禁中事非燕山之比今太子郎
君不戰而還苟聞有備擢兵河北虎視南朝以破國威
歸亦未晚輪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
三日韓維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
遠退三四里上國王遣人招瑄來曰爾先去講和因論
講和事國王略能漢語有時作番語左右有三四人是
漢兒進士及第者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
與燕人無異問瑄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
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
帥府各有將兵不出戰瑄云事出前日過中山真定準備兵守
煎好國河不出戰瑄云事出前日過中山真定準備兵守
有兵八百萬今在何處何不出迎敵瑄云散在諸路要
用旋勾喚汴京左右約有四五萬黃河兩岸須有
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
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爲界瑄云燕山人本
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河爲界瑄云燕山人本
尙不暇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
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瑄云與他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
溝爲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
狙後問燕人云狙者不好之辭也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
南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瑄具言太祖云我兵勢如此
兵革眞宗仁德澤在人已深趙氏祖稷未必衰亂之以
時若果爲之必有英雄起國王曰你中國自相殺干我

甚事瑄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
衆皆曰聞儲君甚賢瑄曰皇太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
之但不好奢華不喜嬉遊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
亦聞之是日金人問內禪皆驚幹離不謂太史曰爾前
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果驗矣因以金帛賞其術宋史
地理志慶源府本趙州信德府本邢州並屬河北路宣
和元年始

同升爲府
王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百官進官一

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

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紀事本末

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李攸宋朝事實赦詔

原注云攸宋史欽宗高宗卽位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

赦除之惟蔡京童貫王黼宋劭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

積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收赦並載清波雜誌其大

盟詔文靖康要錄及宋朝事實所載皆不全惟三朝北
日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莫三
萬里之幅員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續承之重懼劇
春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靖師旅方
與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遐邇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

復宥招誘歸業如願為軍者許諸軍內安排給與衣糧
一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四
瀆名山大江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委
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破損處令
逐州以係省錢糧修葺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廢壞
一應教書該說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折聞奏
於戲清蹕而朝萬宇敢忘不冒之仁繕用以照四方宜
布維新之政更賴忠良協贊文武交修承
孚于休同底子治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為皇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竊宋編年資治通鑑
人父伯材武康節度使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
為皇太子妃欽宗即位為皇后追封伯材為恩平郡
王后既北遷不知崩聞慶元三年上尊號謚仁懷祔太
廟欽宗室推恩后家十五人五年奉安神御于景靈宮
兄二人孝孫特康中以節鉞授右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
贈開府儀同三司章一日孝錄授官至承宣使
卒贈昭化軍節度使持節康妻錄曰政和六年六月乙亥
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親迎癸丑
太子免起居從駕七月十月生
子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日
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為皇后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探

報虜兵漸逼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

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合守濬州又詔步軍都指揮使何

灌以兵三萬守黃河靖康要錄曰癸亥詔梁方平將兵

七千守濬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宋史何灌傳曰金

兵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

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搃銳以北海萬

命灌行辭以兵不堪戰強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

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

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

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兵充數又靖康前錄

日梁方平到濬日與其徒縱飲報不明禦敵無備泊

及賊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道橋已斷賊于北

望風而遁宋史地理志濬州本通利軍屬河北路濬州

甲子金人圍太原府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條十八日乙卯賊卒兵至

五年復為軍政和

五年復為軍政和

太原屯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于太原城下又收
府州守臣折孫翊于城下黏罕入遼由甯化尚書州出天
原反據燕門孫翊于城下黏罕入遼由甯化尚書州出天
門閭以援太原營于城下黏罕入遼由甯化尚書州出天
父老以守降于賊而翊麾下多朔人為至是黏罕歸朔折
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眾自府州涉大河山岢嵐州將
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賊擇關不克進復越山取松子
嶺道出焉至交城遇黏罕之眾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
至勞逸有閒故至敗績嘗謂賊初犯太原而無援在朔
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在朔
之術何哉當黏罕自雲中竭醜類寇太原之初朔在朔
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皆坦途別無
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皆坦途別無阻若
劫與可求會麟府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皆坦途
徒骨肉財膏盡在雲中其地必倉皇釋太原以壽雲中老
如間攻其必救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壽雲中老弱聚
太原張孝純王粟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壽雲中老弱聚
往致後願前憂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壽雲中老弱聚
解賊亦平又且新遇之兵可張我勢而安擊心此歸
徽于轉客為主故孫贖走大梁以救韓皆不知道也何
現與可求見不出此止務先到大原為救韓皆不知道也
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遷迴山險人疲馬乏近為
彼賊以離間之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

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粘罕失意則東路幹離不氣亦喪矣如幹離不氣喪于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爲計止因大原被圍朝廷區區救之何暇治其他哉太原之陷也踰月之閒賊已南來國家之氣已困于河東矣將士之氣已沮于河東矣故京城由是失援臣由是借翊與可求使韓禧知晉甯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黏罕大戰于太原之交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當而我師等各據分地隔至日中金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其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與韓禧皆死于陣自是河外兵將已十喪其七八分矣

武漢英從幹離不入寇備見幹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也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覩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若如某等者使得諭人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大喜迺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招諭諸部漢英用是得出迺徑走闕下具以虜情

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黏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掩東都二軍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內禪大臣憤耗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面守具乃用舊法樓櫓新法城而小而舊法樓櫓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土木匠五千人一月方得完時幹離不已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梁方平拒三山大河迤邐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效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茶條紀實綱所紀良弼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案北征紀實日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至瀋州遇幹離不軍

文臣賀允中被鎖漢英武將頗點幹讜不愛之因得髡
而左衽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又曰內禪後
太上亦嘗語上及大臣曰他人不知我知此虜不可當
也予既往東南教他皇帝去朕右志又料必西走蜀
犯闕其謀于太皇者本生不遜之志又上下皆失色而
且不意內禪故幹離不行過眞定聞知上下皆失色而
我不走反又固守太原適堅壁黏罕一軍因不得下此
皆虜所罔測者幹離不獨孤軍乘虛而攔入宜乎其聽
我而後及其後金人卒如初謀兩軍合趨東都而我難
蹈前轍莫有任國家安危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禍難
大也東京夢華錄曰新城每百步設馬面鞍棚密置女
頭且暮收整望之聳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二
百步置一防城軍儲守禦之器有資同兵士二十指揮
每日修造泥師專設有京域所提總其事岳珂程史曰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而宛如蜩蛄
耆老相傳謂趙中合鴉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
坊市經緯其間非井繩列上覽之而怒取筆塗之命以
幅紙作大圖糾曲縱斜旁注云依此築故舊城卽當時
適蹟也時人咸謂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甯乙卯神
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事卒不敢更
第增卑而已及政和閒蔡攬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
室苑囿之奉命宦董役凡周旋數十里一徹而方宮
如矩墉堞樓櫓甚藻飾而蕩然無爨時之堅樸矣一方
迄功第賞修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

其張皇也靖康戎馬南牧黏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喜
得色曰是易攻下也合植駁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
道一岐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而為敵樓作壘城
及遠略至此始驗東京記曰善城四面李綱所記良城
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說載傳信錄三朝北盟會編附
見正奉鑾輿出符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因奏曰聞
對欲奉鑾輿出符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因奏曰聞
諸道奉鑾輿出符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因奏曰聞
且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復有
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復有
如都者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
之若未能幸願將上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
理語未創修百內侍領二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
城樓保守類陛下詳議之願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
決難保守類陛下詳議之願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
往觀賊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蔡懋良弼
壁徧觀城濠同余延和殿車駕猶未懋良弼
懋對以爲不可濠余曰城壁且高樓櫓未懋良弼
樓櫓亦可守濠余曰城壁且高樓櫓未懋良弼
爲濠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幸執日鑿
將安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
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

籍其有位號撫取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厲聲
使治兵願以死效第人破官卑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幸
道君東幸故也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面賜袍帶并笏
余致謝且敘政殿門外庶再召對於福甯殿去留之計
未決故也幸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悅
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悅
夫守卽時幸蜀宗廟所以不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
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
陛下初卽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不能
久留捨此而去如龍戰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
臣等留守將何補於事宗廟社稷且將爲邱墟願陛下
審思之上意願回而內侍王孝傑從旁奏曰中宮國公
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變色降御榻泣曰卿等無留朕
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將
代上前以死遺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
稍定卽取紙御筆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
國公願余曰卿留朕治兵禦戎專以委卿不啻於尙書
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尙書
省而幸執宿於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李已遠是夕未還
中夜上遣中使令幸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翌日余自

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府神主已
出萬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已擐甲乘輿徒御
皆已陳列六宮僕被皆將升車余皇遽無策因拉
殿帥王宗楚等入見極言虜必疾追上乃感悟
太

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
邦彥朱勔六賊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
而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伐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
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
我將勅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
以示天下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頌
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
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
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竊爲陛下計莫若
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

好惡所在而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邦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甯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實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迫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志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

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傳聘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姦賊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啟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閹卒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懦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歸金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聞諸邊人貫之用兵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隨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旂鼓進退從

之勝負係焉貫自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以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媼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又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擠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眾稱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不幸遭其玷汙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

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爲己力寢淫不已事必有大于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至出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常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古在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彥之兇燄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吏稍有違忤卽誡監司拮撫佗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憤恚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怨溢路去年京東河北正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

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
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
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
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暗事蔡京夤緣交
結闔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
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
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
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爲名多破
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擾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
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撤民屋廬削民冢塋幽冥受禍
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岸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
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

必取聞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取得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劬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敝盜賊滋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下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京等將何以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之諤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敗於內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

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道
君皇帝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此六賊黨與之盛
徧滿中外又聞有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者陛下萬
一稍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尙存肘腋之變恐生不測
方之戎狄殆有甚焉唐文宗嘗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
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
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
骨有年於茲臣又聞道路之言曰蔡京有建立儲貳之
功此語猶爲詩逆道君皇帝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
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朱勔以奇技淫巧進

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
勳建議北伐遂有此際今朔方如此勳當如何乃者稍
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勳父子遽先眾人欲盡室
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邦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
京東盜起米斗千錢兵民闕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
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道君皇帝
詔罷西城所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尙欲強占不肯
交割所存無幾官官抗國悖慢如此尙復何容今戎狄
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尼天下乎使
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
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卽恐天下其起而誅之
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

不鑿哉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原出

宗實錄具載陳東書可不鑿哉下仍云其後悉

施行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宋史忠義傳陳

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假黨負氣不戚戚於

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

至冥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

率其徒代闕上書請誅六賊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

徵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誅六賊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

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

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請死同封事

言事後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

極諫用事大臣遂與陳東同時見殺

乙丑召太常少卿李綱對于延和殿

案宋史地理志延

殿後景福殿西北向大中祥符七年建賜名承明殿明

道元年改瑞明二年改今名汴京遺蹟志宋東京政並

同翌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親上上迎謂曰卿頃論水

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素李綱論都城

二上具載汴京遺蹟志其前疏宣和元年六月水上第二

疏八月上已附宣和元年續宋編年五月大水注可考

綱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

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間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也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于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

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定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

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遂有此命紀事本末卷百

四十七原注此據李綱傳信錄修入用吳敏薦得對據

敏手錄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門下侍郎吳敏薦得對據

綱入對奏禦敵固守之策且請急召諸路軍馬以壯京

師徐議出京又言國家教示和好歲幣師之物可量

以子之至于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

尺寸與人願陛下留意無爲浮議所搖上嘉納除兵部

侍郎宋史李綱傳欽宗即位無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

弱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

應天之心下順人之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

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因召對延和

殿據網傳信錄云先是二十三日在上內禪有旨召對延

和殿辭應旂通鑑除網兵部侍郎在二十四日辛酉與

此亦異乙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

道君太上皇帝皇后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大文興自

眇躬嗣稱闕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
之憂勤倦萬幾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冲人顧蹈天以
牢辭終籲天而莫獲雖極天下之稱頌難名揖遜之風
雖盡海宇之貢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
攷於前猷祇奉徽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
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
金帛緡錢之屬務極隆厚事干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
討論以稱朕圖報天恩之意又詔朕應道君皇帝付託
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
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儷於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
飭庶府祇事中間凡下教之所時需敢一物之不備以
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道君皇帝皇后

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于擯景西園其恭上尊號

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屬務極

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末紀事本

四十六卷三朝北盟會編改元詔附靖康元年正月丁

卯朔具載詔文又備見於靖康要錄曰二十九日御札

張光濟春祐寅寅奉燕詔載惟菲薄之資獲燕盈成之運

宵衣罔怠肝食靡違發改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

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時美號庶格神靈

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魯史踰年之議

適甯國步蓋將紹周人過麻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

日可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聽朕意秀水湖居錄

曰宣和末虜寇已犯郊畿淵聖既內禪時子為都司詣

堂白事宰相白時中謂子曰方議改元可撰數名予曰

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意為主白曰當以和戎為主

子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景帝是也然和戎止是一事

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為唐家最盛如貞觀開

元宜各取一字以為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于慶曆

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戎在其中矣中書侍

郎張邦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類宮觀名願子曰自

古以慶字名年者甚多中書舍人席益在座曰祿字亦

類元祿子因作色曰今外敵憑陵國勢危弱如此當不

變政事純法祖宗遂何尚拘元祐之禁右丞宇文樞中
日公但見示文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卽
位改元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諫以爲內難日靖卽
當紀元護宰相不學此事近諸公豈不知耶然淵聖卽
位至鄴城失守十二月立康王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
邸繼統故也鐵圍山叢談曰宣和乙巳冬十二月報北
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不數日故
事天子卽位踰月卽改元于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
承康兆民請號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
出使講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靖康于字爲十
後一月而中興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海昌倪鍾祥輯注